

青年應該怎樣 發展個性？

王 鐵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目 次

第一章 两种世界观,两种个性論	3
个性是什么	4
个性是怎样形成的	10
駁资产阶级的个性論	15
駁才能遗传論	21
第二章 个性、阶级性、党性	27
打着阶级烙印的个性	28
什么人掌握了发展个性的条件?	33
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发展个性的前提	38
发展党性和发展个性是統一的嗎?	45
第三章 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没有个性自由?	52
“个性自由”——美妙的謊言	53
“个性自由”的諷刺画	58
“自由世界”扼杀了个性自由	64
一条死胡同	71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設开辟了个性发展的广闊道路	79
个性发展的新紀元	80
生产大跃进,个性大发展(一)	85
生产大跃进,个性大发展(二)	91
培养优良的性格	100
后記	110

第一章 兩種世界觀，兩種個性論

“個性”是我們在生活中時常用到和聽到的一個詞兒。我們對於家里的人或熟識的朋友、同志，都能够不必多費思索地就說出某人脾氣怎樣，性格有哪些特點，他慣常地喜歡什麼、討厭甚么。我們去參加勞動鍛煉，跟工人、農民一起勞動、吃飯、睡覺，雖然感到他們在階級立場和政治方向上是共同的，但他們相互之間仍然各有特點；這些特點都會在勞動、學習、娛樂等各方面表露出來。只要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群眾中、集體中的人們，既有共同的意志和行動，又有各自的特點。共同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方向、共同的意志和行動反映了人們的共性，各自的特點反映了人們的個性。

個性是在人和人的關係上表現出來的，它跟我們的勞動、學習、娛樂等多方面都聯繫着。個性究竟是什麼，它是怎樣形成的，它和個人所處的社会有怎樣的關係，它和人的階級地位有怎樣的關係，諸如此類的一系列的問題，又往往是我們不容易弄清楚的。

關於個性的種種問題，也和其它的問題一樣，都涉及到立場、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學者，因為站的階級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观点和方法不同，所以對待個性的種種問題的理解和態度，也都是截然不同的。

两种不同的世界觀，也反映到两种不同的个性論上来。两种世界觀的斗争，也表现在两种个性論的斗争方面。

资产阶级的学者、专家是根据他們的阶级利益来曲解个性的。他們把人看成是一般的生物，把人的个性发展解釋为遗传“素質”的发展；从而使人的个性脱离社会关系，否定个性的阶级本質，并且为他們虛偽地提倡“个性自由发展”制造理論根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过去曾經凭借这种个性論做武器，把青年的利益和党、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誣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抹煞青年的个性发展，向党和社会主义展开猖狂的进攻。某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专家，也凭借这种个性論，把个性自由和集体性、紀律性对立起来，把个性发展和社会需要对立起来，企图把青年引上个人主义的“白专”道路。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关于个性問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它既是政治斗争又是阶级斗争；从思想領域講，它是两种世界觀互相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

因此，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个性的种种問題，是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觀必須解决的一个問題，是青年思想修养中的一个重要課題。

个性是什么

我們不想一开头就给个性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还是讓我們从具体分析着手，然后，再來說明个性的内容和实質吧！

我們对熟人的性格是很容易捉摸的，而人的性格，就是属于个性范畴的东西，是个性心理特点之一（氣質、才能、兴趣、爱好也都是个性心理特点），是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們常听到品評一些人的性格特点，如某人恬靜，某人暴躁；张三感

情含蓄，喜怒不形于色；李四性格爽朗，心直口快；諸如此類的形形色色的特點。這些特點，就構成對個人的鮮明印象。我們也常常根據這些特點來區分人和人的差別。

其實，這個人和那個人的本質差別，並不在這些個性心理的特點方面。陸定一同志啟示我們說：“人與人的本質的區別，不在於‘氣質’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階級立場不同，再則是思想方法不同。”^①

是的，決定個性實質的，不是個性心理特點，而是個體人的思想意識的階級性。人的思想意識是由他所隸屬的階級地位、他所受的教育和其它的生活影響決定的。任何人的思想意識都是階級的意識，都由具有黨性的世界觀做它的靈魂和統帥。個體人的思想意識，決定和調劑種種個性心理特點，決定個性的發展方向和表現形式。因此，人和人的本質差別是階級性、黨性的差別。

我們從今人和古人身上，都可以看清個體意識的階級性和黨性是怎樣決定個性心理特徵的表現的。

在1957年整風初期，右派分子向党、向社會主義大舉進攻的時候，有個右派分子儲安平，他以“黨天下”的惡言攻擊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當時，曾經引起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共鳴，並稱贊他敢說話，有“骨氣”；台灣的蔣幫報紙和帝國主義的報刊，也齊聲喝采，稱贊他有反抗性。我們就這個事實分析兩個問題：第一，儲安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否由他的所謂“骨氣”、性格決定的？不是，很顯然，這是由他堅定的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和他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

^① 引文見陸定一同志著“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紅旗”七期，3頁。）

性所决定的，是由他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所决定的。这就说明，个体意识的阶级性和世界观决定性格的方向和表现；储安平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就决定了他底所谓“骨气”的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二，对于性格或其它的个性心理特点，都不能离开阶级性去抽象地评论好坏。为什么帝国主义和蒋帮的报刊歌颂储安平有“骨气”呢？为什么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起共鸣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和储安平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从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立场看来，只有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人，才真正是有骨气、有坚韧的性格。看历史人物也是这样。只有那些奋不顾身地去和反动势力做斗争、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人，才配称做“骨鲠之士”。从人民的立场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储安平的性格，根本谈不到有骨气，而只是卑鄙、顽固和狂妄。从这里，我们应该懂得一条真理：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性格，那只不过是谎言和废话罢了。

我们从现实主义的古典小说里，也可以看到人物的个性心理特点的表现，是由他的个体意识所决定、所支配的。

在“三国演义”里，张飞的性格特点是“粗中有细”。“古城相会”一节，张飞对关羽就特别表现了“粗中有细”的特点：他处处提防关羽，深怕让他闯进城来……等到关羽杀掉蔡阳的人头，用实践证明了他不是真心降曹的时候，张飞还要细细追问情由，弄得一清二白，然后，才“兄弟释疑”。张飞表现“粗中有细”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单纯的“个性使然”，而是由他的个体意识中的“忠义”所支配和决定的。

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同样受到他的个体意识所节制。譬如，我们在“将相和”这个历史故事里，看到蔺相如对廉颇是那

样忍辱退讓；但在“完璧归赵”里，却看到蔺相如敢于面对殘暴的秦王“怒发冲冠”，杖三尺劍，“愿以頸血溅之”。这两段故事突出地刻划了蔺相如的性格特点是勇敢和忍讓相結合的。但何时忍讓，何时勇敢，这就完全受他底个体意識所支配，为他存在于个体意識之中的“忠君爱国”的世界觀所决定。

可見，一个人的个性心理特点怎样表現，表現的方向如何，都要受这个人的意識所支配，受意識中的階級性和世界觀所支配。因此，我們說：个体意識不仅是个性的內容，而且个体意識中的階級性、党派性是个性的實質。

但是个体人的思想意識，并不能代替个性心理特点。人和人的个性心理的差別性，过去有，現在有，将来还会有；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当階級完全消灭的时候，个性心理特点的差別仍然存在。

現在，我国在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和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农村里已經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又大又公的特点，将使几亿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走向高度的集体化。在这样的人民公社里，毫無疑問，每个社員的个体意識里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必将进一步被消除，“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必将迅速地增长起来。这是階級性和世界觀的变化，个性心理特点也必然要起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人民公社絕不会使农民的性格变得一模一样；相反，在集体生活里，公社成員的个性会发展得最为丰富多采。这一点，在本書第四章里还要作詳細的闡述，这里就从略了。

在階級社会里，同属于一个階級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性格特点的。我們讀过“紅樓夢”的人，都会感觉到大作家曹雪芹所刻划的人物，真是色彩鮮明。我們从人物的言談笑貌之間，

的思維和意識是腦髓的產物。個性心理過程，同樣是依靠大腦皮質來進行的。根據巴甫洛夫底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人類或高等動物的高級神經活動有兩個基本過程：一個是興奮過程，另一個是抑制過程。具體到個體的人身上，先天就具有高級神經活動的特點；出生以後，又在社會生活中經受各種不同的環境和教育的影响，使這種高級神經活動具有了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興奮和抑制的強度不同；興奮和抑制之間的平衡性不同；這兩個過程的靈活性不同，彼此交替的快慢程度不同。人們各自不同的氣質、性格以及其它的個性心理特點，都是在各自不同的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基礎上產生的。因此，高級神經活動也是個性心理的物質基礎之一。

高級神經活動的特點，也是跟個體人所處的特殊環境、所從事的不同的勞動和學習分不開的。人的勞動和其它社會實踐，通過條件反射，就會在大腦皮層上形成暫時聯繫系統；反復的實踐，使這種聯繫系統又得到強化 and 鞏固。這時，新的刺激一經落進這種系統，就會引起某種固定的反映。這就意味着形成了某種相對穩定的心理特徵。人的個性也就是在這個生理基礎上形成的。人們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歷程。這些各自不同的生活歷程，在各自原有的（指先天的）不同的生理基礎上，就會形成種種不同的暫時聯繫系統，從而進一步形成種種不同的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個性的生理基礎，同樣也是依靠客觀世界形成的。

我們從個體人的意識方面、心理過程方面和生理基礎方面，對個性的形成做了具體的分析。現在，我們就可以對個性有一個簡括的概念：個性是指個體的人，在意識上、心理上和生理上許多特點的綜合。再簡化一點說：個性也就是人的個

別性。

做为个性的本質的东西，是个体人的階級性和党性，而党性又是階級性的集中的、最高的表現。因此，党性是个性的靈魂，是个人主觀世界的主宰。

从个性和党性这种辯証关系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个性上具体地反映党性。对个性而言，党性就是共性。党性和个性是統一的，是辯証結合的。

个性是怎样形成的

資产階級学者把人看成是一般的生物，把人的个性发展看成是象生物一样成长的过程，他們是用生物学的观点來說明个性形成的問題。馬克思主义者把人看成是社会的实体，把个性看成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我們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觀點来解釋个性形成的过程。

現在，讓我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觀點，来探討人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它和个人所处的社会有怎样的关系。

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早已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屬性。就其现实性來說，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是人性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題，也是解决个性問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人和一般生物所以有本質的不同，就在于人有社会性，一般生物沒有社会性。人們在意識上、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任何的特点，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里形成的。因此，人的个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① 引文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二卷，403頁。

以下，就分別从个体意識、个性心理和个性的生理基础这三方面来分析个性的形成对社会的依存关系。

一个嬰兒生下来，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意識和心理的品質，只有发展意識和心理的生理基础。

个体意識是在社会生活里形成的。儿童从早年起，就在成年人的帮助下开始和社会环境发生联系。一开始，他們并不認識事物，只是摹仿成人，向成人学語言，学社会上的生活方式。儿童渐渐領会了語言的内容，并且借助于語言进一步学习成人的經驗，学习历史积累的經驗。这样，社会意識（其中包括階級意識）就轉成儿童的个体意識。儿童到學齡以后，开始受有組織、有系統的教育，学习前人遺留的知識和技能，又通过他們自己的生产劳动和各項社会活动、階級斗争，接受許多感性的社会意識。这样，便逐漸形成个体意識的階級性和有党性的世界觀。

个体意識形成的过程，从来没有脱离过社会关系，也从来没有脱离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如果說，社会意識是反映社会历史的，那末，个体意識，就其基本內容說来也是社会关系在个人头脑上的反映。

社会关系和个人的階級地位，决定个体意識的階級性和傾向性。譬如，1958年，北京几十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修成了巨大的十三陵水庫，参加修水庫的劳动者是义务的、自愿的。怎样来理解这个现实呢？首先應該看到，在1958年，由于經過各种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所奠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巩固起来了；其次，經過整风、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大辯論，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意識，主要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和劳动最光荣的共产主

人與人處在同一个社會關係中，甚至他們的階級地位也相同，為什麼也有不同的個性心理特點呢？這是因為，每個人所經歷的具體生活道路不同。人們都是在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形成個性的，而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是複雜的、多樣化的；每個人只能夠接觸獨特的一個生活面，各個人所接受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影響都會互有不同。這就形成了人們的“不同的精神性質”。不過，也要看到，個人是不能離開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過獨立生活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只是共同的生活道路的一個側面，人的“不同的精神性質”只是從共同的社會關係的一個側面中產生的。階級性是人們的共性，“不同的精神性質”是人們的個性。

在我國農村，已普遍建立起人民公社，工農商學兵的生產和消費都納入這個大集體，私有制度的殘余即將掃除干淨，人們有了更加一致的共同生活道路。在人民公社里，兒童從小就在托兒所、幼兒園里過集體生活；長大一些，就到公共食堂去吃飯，到集體為他們設立的學校去上學。他們看到爸爸媽媽都在集體中勞動，他們在生活上隨時隨地和集體發生聯繫，他們所受的也是集體主義的教育。這種共同的生活道路，必然對他們的個性心理特點起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說，過去爸爸媽媽對子女嬌生慣養，會使他們養成任性、孤僻、自私等等不好的性格傾向；那末，在今天，社會關係和生活方向都發生了新變化，不正確的教育影響已隨之逐步減弱並將最後歸于消失，在此情況下，新的環境和教育必將使他們養成團結、友愛、互助等新的性格特點。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人和勞動的關係已經一致起來了，隨着生產的發展和共產主義意識的成長，勞動將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將“從沉重的負擔變成愉快”。

許多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從前沒有感到勞動的需要，現在却必須依靠勞動才能生存下去。因此，那些輕視勞動、厭惡勞動的心理特點，隨着人和勞動的新關係的形成，一定要發生變化。新的社會關係要求他們必須在生產勞動的實踐中，培養對勞動的興趣和愛好。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就說明社會關係的變化，也必然促使個性心理特點發生相應的變化。

個人才能，也是個性心理特點之一。它的傾向和發展也都要依存於一定的社會關係。個人才能能否發展和怎樣發展，並不取決於個人的願望，而是取決於客觀需要。這種客觀需要是由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我國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前，農村處於個體私有的狀況下，農業生產的發展受到了限制，那時既不可能有現在規模的大躍進，也不可能文化革命、技術革命的客觀需要，億萬農民的才能的發展不能不受到限制。今天就大大的不同了。1958年，我國農村已經高度集體化，在黨的工農業並舉的建設方針下，出現了農業大躍進的局面，生產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從而促成了以改革農具為主流的農業技術革命；同時，也掀起了以煉鋼鐵為主流的全民辦工業的高潮。這樣，社會就對個人提出了敢說、敢想、敢幹的要求，提出“又紅又專”的要求，提出做“多面手”的要求。這種客觀的需要，已經促成了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才能大發展。在今天，這種需要的範圍之廣，規模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我國勞動人民發展才智的領域也是空前未有的。這一事實進一步証實了，個人才能的傾向和發展是必須依存於一定的社會關係的。

我們說，個性是社會歷史的產物，這並不意味着否認生理的遺傳對個性的影響。

每个儿童都从前辈继承了个性发展的生理基础。这种生理基础主要是指个人的生理机构特点、脑的构造特点、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特点以及神经机能(主要是高级神经活动)的特点等。这些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个性心理的物质前提,没有这种物质前提,个性心理也是不能产生的。否认这一点也不是唯物论者。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的物质基础。但是,个人的生理特点仅仅是个性发展的前提,决不能决定个性发展的方向,不能决定个体意识是怎样的,不能决定个体意识的阶级性和党性。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同样,我们认为,个人的生理特点也不能决定个性心理特点。心理特点是个体人的生活道路的反映。对个人的生理基础来说,由遗传而来的特点,只能算是最初的基础;真正的个性的生理基础,也是在个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里形成的。这就是说,个体的人经过教育、训练,在脑力和体力的劳动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暂时联系系统;这种新的暂时联系系统,才是知识、才能、熟练技巧的生理基础。因此,离开个人的生活道路,单纯谈个性的生理基础,也是反科学的。其结果,必然使个性心理学生理化、神秘化,抹煞了人的社会实质。

我们分析了个体意识、个性心理特点以及它们的生理基础的形成怎样和社会历史发生密切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人的个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个性的形成是依存于社会关系的。从这里,就能够进一步明确个性的阶级性和历史性。

驳资产阶级的个性论

从前,资产阶级的学者曾经公开宣扬过:“人是自私自利

的动物。”今天，在我們的国家里，公开宣揚这种观点的人几乎沒有了，可是有少数人在骨子里还是把“人不为己，天誅地灭”当作自己待人处事的信条，他們不相信世間真会有大公无私、舍己为群的“傻瓜”；他們美化个人主义，把它說成是个人进步的动力，他們相信个人主义是与生俱来、随死而去，永远克服不掉的。总之，他們認為人的一切丑恶的个体意識和心理特点，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都是人的共性。他們的这种想法有沒有理論根据呢？有，那就是資產階級的个性論。

各派的資產階級心理学者，几乎一致地用生物学的观点对待个性的种种問題：他們把人看成是一般的生物，否認人的社会性；他們把个性看成是由遗传“素質”发展来的，不承認社会关系对个性形成的决定作用；他們把人和社会的关系看成是生物和环境的关系，否認人的个性是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发展的。这些就是他們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个性論。

他們在伪科学的烟幕下，把由資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种种丑恶心理特点，說成是人的共性；把資產階級的种种意識，美化成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样，就达到为資本主义制度、为資產階級的統治服务的目的。这是各派資產階級心理学者共同的立場。

我們要針對資產階級的个性論，从观点、立場和方法上，剝下他們的“科学”伪装，揭穿他們反动的政治性和階級性。

我們先从个性的起源講起。

近代資產階級心理学家，把人的个性解释成是由先天的“潜势力”发展来的。他們認為这个“潜势力”是由遗传决定的。例如，美国心理学家桑戴克說：“总而言之，智力与道德的个性似乎大部分在細胞中即已决定。”^①他把这些“潜势力”分

向反射等等。至于人发生心理过程的生理基础，是在人和客观环境(包括社会和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即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无条件反射做基础，产生了种种条件反射，而后才形成的。至于人的个体意识的倾向，那就更加和遗传无关了。人的个体意识的倾向，只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学会了语言之后才发生的。桑戴克所说的五花八门的“潜势力”，除了求食、自卫等是属于能遗传的无条件反射之外，其余的那些占有欲、竞争、妒忌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都是资产阶级心理的倾向。桑戴克等资产阶级心理学家，把它们说成是由先天遗传来的“潜势力”，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是完全出于恶意地捏造。

以上是从个性起源的问题上批判了资产阶级心理学者的荒谬论点，现在再从个性发展的问题上来揭示我们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根本分歧。

资产阶级学者，首先伪造了由遗传决定的主观世界，做为个性发展的“潜势力”，然后就把生物进化的规律搬到个性发展的领域里来。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地有所谓“复演说”。按照这个“学说”的解释，“个人的各个原本趋向所发现的次序差不多完全依照他们在种族上(即个人的完全血统上)发现的次序。”^①说明白一点，就是儿童精神面貌的发展，都要复演种族进化的过程。还有所谓“功利说”。按照这种说法，个人从遗传上获得的“潜势力”，在人的生长过程中，也象生物进化一样要受“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的约束，要受自然的“选择”，有用的就保存下来，没用的就被淘汰了。

① 引文见桑戴克著“教育心理学”，121页。

这两个說法大同小异，在本質上都是把个性发展看成是和生物生长一样的。持有这些說法的人，是按照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来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把个性发展看成是完全与个人所处的社会无关。

“复演說”和“功利說”有一个共同論点，就是認為生物进化的“經驗”都能遗传給人类。按照这种說法，他們必然要承認，在有人类以前，象蛆虫、蛤子和一切爬虫，类推到一切沒有大脑皮层的生物，都能够創造和传播經驗。难道这不是荒謬絕倫的臆造嗎？

恩格斯早已指出，人类是从劳动中改造了自然界也創造了自己的。人类通过和自然的种种斗争，促使自己的身軀、手、脑、声带以及其它生理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劳动也使人得到跃进，脱离动物界的生活而經營社会生活。人从劳动中产生了社会性，这就使人和一般生物发生了本質的区别。“复演說”和“功利說”捏造人类从遗传上得到“生物經驗”，这就完全否定了从猿到人这个本質的变化，否定了人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这是明显地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在人和其他动物之間划了鮮明的界限：“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單純的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則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在这段話里，不但划清了人和动物的界限，而且还闡明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决不等于动物和自然的关系。人不是在“适应”中由自然“选择”的，而是要用劳

① 引文見恩格斯著“自然辯証法”，145頁

动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的目的服务的。說得通俗一些，就是人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在社会实践中改造社会，从而創造了种种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在这个过程中，人发展了自己的主觀世界，其中包括发展了自己的个性。資產階級学者的“复演說”或“功利說”，把“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則，机械地搬到人和自然、社会的关系方面来。这是十分荒謬的。从这里，也就暴露了这些伪科学的本質。

我們經過了以上的分析和批判，就会明确資產階級的个性論是在主觀唯心論的基础上成立的。下面，讓我們再进一步从立場上来揭露这些論点的反动性。

为什么資產階級学者故弄玄虛，把个性說成是超社会关系、超階級的呢？我們可以从他們捏造的种种“潜势力”中，識破“廬山真面目”。譬如，占有欲、竞争、妒忌等等，实际上都是由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所形成的个性特点，也是資本家的个体意識傾向的表現。但是，資產階級利用“科学”伪装，把它們說成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样，就可以替資本家的巧取豪夺的行为做辯护：使人相信他們的剝削成性、冷酷殘忍、互相傾軋等恶迹恶行，都是合乎“本性”的，是“个性使然”；誰反对剝削和掠夺，誰就違背了人的“本性”。

从另一方面說，資產階級心理学家的这种个性論，可以保卫資本主义制度。他們可以把資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归咎于不良的“潜势力”的傾向。資產階級学者杰姆士就說过，守財奴爱財，盜賊偷东西，都是“愉快”的欲望冲动引起的。依此类推，他們就可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說成是恰合人的“本性”。如葛萊恩等就認為：“自私是生存竞争的基石，欺騙是其根基，而攘夺产业是人类与各国的历史上最有势力的原动